

蒋伯潜

解

四书新解

下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蒋伯潜

解

四书新解

下

孟子新解

孟子提要

《孟子》一书，有人说是孟子自己著的，有人说是他的弟子记的，总之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，发挥儒家思想行事，最为确当详尽，就是研究中国文学，也是一部重要的宝典，与《论语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《论语》简炼，意多含蓄，《孟子》宏畅，词极锋利，初学者自以先读《孟子》为是。

《孟子》现在只存七篇，向来是列在诸子略的，自宋朝朱熹把他收在四子书以后，就一跃而入于经部了，第一《梁惠王》篇，第二《公孙丑》篇，第三《滕文公》篇，第四《离娄》篇，第五《万章》篇，第六《告子》篇，第七《尽心》篇，这些篇名，也只就开首和孟子谈论的几个人或一件事作为标识而已。至于它的内容，照本书所分，就可得其大概。

（甲）心性的研讨。心和性是历来儒家和儒家、儒家和别家争持不决的问题。孟子传述孔子之道，自是最有权威的主张，而且也是教育上的大问题，人人都应加以研究。

（乙）修养的方法。《孟子》关于修养的方法，比《论语》一书发挥得更透彻，更明白，他能随事点化，妙趣横生。

（丙）处世的态度。孟子所处是异说横兴，暴君日作的时代，处境是极难的，而孟子却能从容讲说其间，唯求义理之所当，确是我们做人的模范。

（丁）政治的主张。孟子很想找到一个实现他的理想主张的机会，所以对于时君无不婉曲引导，富而后教，发挥得尤其透彻。

其他尚有人事的批评等，也很鞭辟入里，而为我们所必须知道的。

它和《论语》是儒家两部宝典，风调不同，是因孟子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而异，而两人的个性，也确有殊异的地方，但其体裁却和《论语》是一致的。中国民族几千年来，始终蓄养在儒家的思想中，这就是民族生命的根源，我们有保存它的责任，也有发扬它的责任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向来也以朱熹的《集注》为最精粹，现在仍以朱注为本，更用白话为之解释。疑难字句，剖析无遗，总以人人能读为标准，至于体例的谨严，不拘守汉宋门户之见，而唯以保存儒家思想的真面目为标准，更合于现代科学的精神。

孟子新解

孟子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儒家有《孟子》十一篇，班固自注云：“名轲，邹人，子思弟子。”是《孟子》一书，本在子部之列。宋儒喜言心性，大抵宗孟子性善之说，故特加提倡。朱子既作《论语集注》，复取《小戴礼记》中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书，为作《章句》，又作《孟子集注》，与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称“四书”；盖以大学为曾子（名参）所述，《中庸》为子思（孔伋，孔子孙）所作，曾子传孔子“一贯”之道，授之子思，子思又授之孟子，孔、曾、思、孟，一脉相传，为道统所在也。自是而后，子部之孟子，乃一跃而为“经”矣。今“十三经”中有《孟子》，以此。

《汉志》，《孟子》凡十一篇。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则云“作《孟子》七篇”。《风俗通·穷通》篇言孟子作书中外十一篇，是七篇为中，余四篇为外。赵岐《孟子注》亦仅七篇，其《题辞》云：“又有外书四篇，《性善辨》、《文说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为政》，其文不能宏深，不与内篇相似，似非孟子本真，后世依放而托也。”是此四篇东汉末犹存，司马迁殆亦知为后人依托，故径云七篇耳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，谓《史记》、《法言》、《盐铁论》诸书所引《孟子》，今《孟子》七篇中无其文，疑即在外篇中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梁綦母邃《孟子注》九卷，较他家注本多二卷；或外书四篇，梁时尚存其二。孙奕《示儿编》谓尝闻前辈言，馆阁中有《孟子外书》四篇，曰《性善辨》，曰《文说》，曰《孝经》，曰《为政》。此为传闻之辞。刘昌诗《芦浦笔记》谓其乡新喻谢氏藏有《性善辨》一帙，似系曾

亲见之。但《论衡·本性》篇云：“孟子作《性善》之篇。”“辨”字似当与“文”字合为一篇名，“《说孝经》”则三字为一篇名，因《孝经》本另为一书，《孟子》篇名，不当但云“孝经”。今四篇均亡，无从详考矣。至明末姚士粦所传《孟子外书》四篇，云是熙时子注（相传即刘贡父），有马廷鸾序者，则又伪托之伪书也。

《孟子》虽入诸子略，而其体例与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诸书不同，却极似《论语》，疑亦如《论语》，为诸弟所记，后乃纂辑成书者。赵岐《题辞》云：“七十子之俦，会集夫子所言，以为《论语》……《孟子》之书则而象之。”书中记公孙丑、万章问答为最多，疑即二子所辑录。故于陈子、孟仲子等均称曰“子”，于孟子所见之时君，皆称其谥也。《论语》中长篇极少，其语意亦多含蓄；《孟子》长篇甚多，文笔则波澜翻腾，言辞则锋芒锐利。此固由于孔子、孟子个性与修养之不同，但亦时代使然。老子与孔子同为春秋末人，庄子与孟子同为战国时人，故老子质朴似《论语》，庄子雄奇似《孟子》。观此，可以知周末文学之变迁矣。

《史记》本传言孟子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。《索隐》引王邵说，以“人”为衍字。故赵岐《题辞》亦云：“长师孔子之孙子思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谓：“子思卒年六十二。”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；子思之父伯鱼，先孔子三年卒；子思最迟当生于伯鱼卒之年。而孟子明言子思当鲁缪公时，而自缪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年，已六十八年，则子思之年寿不止六十二，明矣。但孟子曾及见鲁平公，自平公元年上溯至缪公元年，凡九十三年；子思、孟子即均高寿，子思卒时，孟子亦仅为孩提之童，决不能亲受业于子思也。焦循《孟子正义·赵岐题辞疏》中，考之甚详。以此为研究《孟子》者所不可不知，故略述之。

上 孟

梁惠王篇第一

—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梁惠王即魏侯莹。周显王三十五年，和齐威王会于徐州后三十七年，自称为王。本都安邑，后迁于大梁，于以称魏惠王，又称梁惠王。按《史记》惠王三十五年，大招贤士，故孟子到梁。叟，老人之称。当时秦国用商鞅，国富兵强，魏国受其压迫而迁都，故梁惠王一见孟子，便问以利。所谓利者，乃指富国强兵之术，如商鞅之相秦也。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！王曰何以利吾国，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：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！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！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”

弑，音试。餍，音厌。梁惠王所说之利，就是富国强兵，以侵略征伐为荣，而孟子却主张王道，王道所重的是“仁义”。仁义是以“仁爱”和“正义”，就是以德治天下，与当时之以霸力服人者，旨趣绝对不同。所以孟子对梁惠王第一句便说：“何必曰利？”针对着当时诸侯的缺点来说。这是孔孟政治学说的基本，也是全部《孟子》的中心。

征，取也；上下交取，谓之交征。交征的原因，由于国人都重于一己之

利。仁是爱人，爱人便不利征，义是正谊，正谊便不乱取，所以尊利而国乱，重仁义而国治。三代时，天子称王，天子之国，有兵车万乘；诸侯或称伯、称子、称男、称公、称侯，有兵车千乘。到孟子时，各国诸侯，都已自己僭称为王，都有兵车万乘，所以有万乘、千乘之说。餍，就是满足。“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”，是说帝王拥有万乘，而诸侯有他的十分之一，诸侯拥有千乘，而贵族有他的十分之一；十分之一的数目，在理已经是不少了。然而终是以“利”为前提，那么非争夺不能满足。这是专务争权夺利的害处，其结果必使国家走上危亡的道路。故曰：“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！”只有仁义则不然，讲仁义的人，接着大声道：

“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！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！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《中庸》言：“仁者，人也；亲亲为大。”孝亲是仁的根本。不能爱其父母，焉能爱别人？君臣的关系是义，义者不后其君，所以便无篡夺之事。这是孟子拿“仁义”和“利”来比较的话，末二句是他的结论。

二

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”

沼，池也。乐，欢乐之乐。据《战国策》上的记载：“梁王魏婴，觞诸侯于范台，鲁君避席择言曰：……今主君前泮林而后兰台，强台之乐也。……”可见梁王很喜欢建奢华的池苑的。这时候，他竟以此为荣，所以孟子说出这番理论。鸿雁麋鹿，都是花园中所蓄养，以点缀景色的动物，梁王的话，意思是问孟子，你也喜欢这些吗？这是梁王随便的一句问话，而孟子却说出许多理由和故

实来。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”者，贤者以仁义之道治国，国家安宁，故有此乐；不贤者当国，国不可保，争乱日多，虽多池苑，亦不能享乐也。

“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於牣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麀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”

这是孟子引《诗经》里《大雅·灵台》篇的句子。《诗序》解释这篇的意义道：“《灵台》，民始附也。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德，以及鸟兽昆虫焉。”经始，是开始计划。经之营之，是有了规划而进行营治。攻者，是用力治造的意思。“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”者，说文王叫百姓来造灵台，百姓很高兴给文王出力，不到几日，便建成功了。亟，同急。“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”者，说文王并不督着百姓，急速完工，而百姓却自愿给文王造台，好像儿子为父母做事，一齐努力。下文是说文王在灵台的乐处。囿，即花园。麀鹿，是雌鹿。“攸伏”有二说。郑玄《毛诗笺》说：“攸，所也。文王亲至灵囿视牝鹿所伏之处，言爱物也。”而赵翼以为“伏”字即古之“包”字，而“包”字的本义是怀妊。按下文都说到各种动物优游自得的态度，所以“攸伏”也以作游伏解为妥当。麀鹿濯濯者，麀鹿身上的毛，非常肥泽；鹤鹤者，形容鸟毛的洁白。於，音乌，叹词。牣，音刃，满也。说文王到小池边去，看见水中满游着的鱼，活泼地跳跃着。焦循说：“灵训善，灵台即善台，灵沼即善沼。”这灵台灵沼之名，是由于人民爱戴文王而取的名字。所以孟子说：“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。”偕乐，就是同乐的意思。

“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？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上段是孟子引《诗经》，证明“贤者而后乐此”的话，这段孟子又引用桀的故事来说明“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”的意义。《汤誓》，《尚书》篇名。《书序》说：“伊尹相汤伐桀，升自陟，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，作《汤誓》。”时，是也。害，音曷，同盍，何不的意思。“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”，是《汤誓》文中述百姓的话。因夏桀自己曾说：我犹如天上的日，日不亡，我也不亡。所以百姓就引用桀的话，说这个日何以还没有丧亡？我们这种苦楚，已够了，愿与你同归于尽，这故事正证明“独乐”之不可能；民心既失，即有台沼，欲独自乐，也是做不到的。

三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！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；河东凶，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古之君主，自己谦称“孤”与“寡人”。焉耳，何休说是于是的意思，河内、河东，都是梁国的地方。凶，指水灾、旱灾等祸患。梁王的意思，他已尽心想利百姓，使百姓安谧了，而邻国却没有这种仁政，何以邻国的百姓不移居到梁国来呢？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：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可！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好，去声。喻，比喻。孟子知梁惠王最喜战争，就把战事来做比喻。填，鼓声。古代战争的时候，击鼓而兵进，击金而兵退。兵刃既接，是说战争已开始。曳，拖也。兵，兵器也，弃甲曳兵，是败退的意思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

意思是说,逃了五十步的人在取笑逃一百步的人,说他们胆怯或无用。曰不可,是梁王的答话。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:“直,犹特也,但也。”直不百步者,乃是说,既然都是逃走,其两者间之差很小,有什么可以取笑别人?

曰:“王如知此,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”

此段又是孟子的话。赵岐解释道:“孟子曰:‘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。王之政,犹此也。王虽有移民转粟之善政,其好战残民,与邻国同,而犹望民之多,何异于五十步笑百步者乎?’”意思是说梁王虽然关怀百姓,好行小惠,但比之邻国好得不多,犹战陈时逃卒五十步与百步之差。既然相去无几,百姓如何能加多?

“不违农时,谷不可胜食也。数罟不入洿池,鱼鳖不可胜食也。斧斤以时入山林,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,材木不可胜用,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,王道之始也。”

此段即根据上文,再告王要使百姓加多,须先施以王道仁政;而王道仁政,以民生为本。农时,指民众耘耕之时序,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,即所谓农时也。使百姓征伐,不得耕耘,便失其农时了。胜,音升。不可胜食,是吃不胜吃的意思。数,音促,细也;罟,网也;数罟,是密网。洿,音污。洿池,是深池。不用密网,到深池里去捕鱼鳖,使小的都得长大。高诱说:“古者鱼不尺不升于俎,这样可以使鱼不致绝种。”孟子所说,亦是此意。斧斤以时入山林者,山里的草木,要在适当的时节去砍伐也。秋冬时,草木已黄落,或已枯槁,然后拣取不会再长的树木,用斧砍下,如此便保存了将来尚须生长的许多树木。憾,恨也。养生,是为生者谋生。丧死,是为死者治丧。养生丧死,指人民之生计既裕,则养生丧死,一切可以无憾了。这是以民生为国力基础

的说法，便是仁政，故曰：“王道之始也。”实是推行王道的初步办法，故曰“王道之始”。

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，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，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弟之义，颁白者，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，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此节是说推行王道的具体办法。五亩之宅，据赵岐所说，是一夫所受，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，田中不得有木，恐妨五谷，故于墙下植桑，以供蚕事。古代庶人的衣料是布，《周礼》上说：“庶民不蚕者不帛。”所以有许多人到老不能穿帛。孟子说五十衣帛，是养老之意。豚、彘，是小猪。鸡豚狗彘，统言农家所豢养的牲畜也。畜，养也。时，是说动物孵化和生育的时候。这意思和“数罟不入洿池”一样，是使生物自然滋长的方法。人到七十岁，非肉不能滋补。家中既常养着鸡豚狗彘，肉类就不会短缺，故曰：“七十者，可以食肉矣。”百亩之田，是古时一夫妇，常规定种田百亩。勿夺其时，就是上段所说不违农时。如是百姓有得吃，有得穿了。但是，训练人民不单是使他们衣食足而已，还得教化他们，所以下文又说，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弟之义”。庠序，赵岐说：“殷曰序，周曰庠。”是古代学校之名称。谨者，严饬的意思。申，反复说明也。弟，今作悌。孝父母曰孝，爱兄弟曰悌。孝悌是仁义的出发点。颁白，就是头发半白的老人。负戴于道路，是说把重大东西，用肩挑着或用头顶着，在道路上走。这是说举办了学校，教百姓都晓得孝、悌。做子弟的，都能替父兄去做事。因此颁白者，便不负戴于道路上了。到了这时候，七十的老人，能够衣帛食肉，少壮的黎民，也不忧饥寒，就是教化大行，王道成功的时候。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。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此段孟子紧接着说当时的情形，和王道相反。检，就是把事体检点。涂，同途。莩，同殍，音瓢；饿莩，是饿死的人。孟子就梁国当时的情形说道：王所养的猪狗，常给他吃人的食料，道路上却有饿死的人。王不知检点这种现状，又不肯发仓库的米谷救济百姓。百姓饿死了，王却说：这不是我饿死他，是因年岁灾荒而饿死的。这更何异于拿了兵器，把人刺死，却说不是我杀死他，是兵器杀死他的。你不要诿罪于岁，则天下之民都来归了。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承教，承受教训。安，一说是安心的意思，一说是语助辞，无义。梃，木棍也。刃，刀也。孟子因梁惠王愿听教训，故意用比喻来说。以梃与刃，以刃与政，一层进一层来问。“曰：‘无以异也。’”都是梁惠王回答的话。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。为民父母行政，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”

此孟子又进一层说也。庖，是厨房。厩，是马房。率兽食人，是间接的说法。恶之之恶，去声。恶在之恶，平声，何也。言兽相搏食，人尚且见而厌恶之。今为民之父母行政，而不免于率兽以食人，则其所以为民父母者何在乎？

“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仲尼，孔子之字。此节孟子又引孔子之言，以告惠王也。俑，音勇，木雕的偶像。古时人死埋葬，常用草人，算是死者的随从。后来改用木偶，口眼耳鼻，很像真人。其后，许多君主，又以真人来殉葬，所以孔子说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意思是说发明俑的人太残忍了，一定要绝子绝孙的。孟子引了孔子的话，又自己解释道：用木偶殉葬，不过因他像个人形，孔子尚以为残忍。现在如何竟使百姓弄到饥饿而死呢？

四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；南辱于楚，寡人耻之；愿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梁国又称魏国。魏的祖先，本是晋国的大夫，后来和姓赵姓韩的两个大夫，把晋国土地瓜分，自立为王，故魏赵韩三国，又称三晋。晋国未被瓜分时候，是很强的。春秋时，晋文公当国，号称五霸之一，及悼公之世，尚称霸于中原。故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。”莫强者，言当时各国，没有强于晋国的也。梁国地方，在现在的河南。齐在山东，秦在陕西，楚在河北。周炳中说：“齐于桂陵之役，救赵败魏；马陵之役，救韩败魏。”这就是“东败于齐”。长，上声。长子，太子申也，马陵之役被虏。阎若璩说：“惠王九年己未，秦魏战于少梁。”《史记·魏世家》亦载，秦用商鞅，数破魏，魏乃割河西之地，遂迁都大梁；此即“西丧地于秦七百里”也。丧，去声，失也。南辱于楚，指魏围赵邯郸时，楚使景舍救赵，取魏睢浅之间。事见《战国策》。朱注所云“又与楚将昭阳战败，亡其七邑”，则在梁襄王十二年。比，音必二反。朱注云：“比，为

也。”《广雅》云：“比，代也。”洒，同洗，雪也。言如何始可以为死者雪耻。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；壮者以暇日，修其孝弟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；可使制梃，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！”

本书《公孙丑》篇谓“文王以百里王天下”；王，王天下也，是统一天下的意思。方百里，是东西百里，南北亦百里。省，灭也。易，去声，治也。耨，音奴豆反，耘苗也。减轻刑罚，薄征赋税，教民农事，耕土须深，耘苗须净。更择人民之壮者，以暇日，修其孝悌忠信；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。梃，是木棍。挞，用力打也。“可使制梃，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”者，意思说能行仁政，就是军事器械不及他国，也能打胜仗的。

“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王请勿疑！”

上节就自己方面说，此节更就敌国方面说。陷，是把人推在土坑里；溺，是推在水里。这都是形容国君的虐待百姓。夫，音扶，语助词。仁者无敌，是一句谚语，孟子引用之。

五

孟子见梁襄王，出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‘孰能与之？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，皆引领而